



寄自火線上的信

秋翁

明昭

新書

地亘著 • 張令澳譯
十年代出版發行

寄自火線上的一封信

鹿耳潭著・張金全譯

世界日報
1955年11月10日

針灸

大城果

SWT667/06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

寄自火線上的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著者 鹿地 亘

譯者 張 令 澳

發行人 金 長 佑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發行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成都陝西街一六二號

定價

士報紙 二十四元
嘉樂紙 四十八元

獻辭

敬獻這一小冊的紀錄於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之前，

閣下的英名和我們戰鬥當時的熱情永銘胸懷。

鹿地

二九四三年八月

人前，發行中文譯本序言

這一本紀錄是我一年前在戰場上所寫的。由當時和我們親身同歷的幾年戰爭，長大後，令我們

成中文寄至後方，除一部分外，因種種原因，直到今天始終沒有機會公諸於世。

現在說起來，這已成為一件舊事了。

但這決不是已蒙上灰塵，可以埋葬在歷史的垃圾堆裏的一件舊事，一斷具有革命的教育性的日本軍士兵們，在遠東反法西斯戰爭的光榮戰場上，所印刻下的足跡，只要這一偉大戰爭繼續存在，只要戰爭勝利的結束，不成爲一個歷史的陳跡，這也決不會變成一件不足道的舊事。戰爭計劃重大會議的

簿冊子裡，所紀錄的在官場對岸我們處志們轟轟烈烈的奮鬥，現在想起來，誠然，徒使我們內心

軍人回憶起這件舊事，也長安無難的往事。……

但這決不是已死去了的回憶，這是在過去埋藏的一粒種子。在一步一步逼近明天，即將爆發的戰爭

人民反法西斯軍事權力的偉大擊滅，蘊藏胚胎過程中，它正脈脈的在傳達它的生命。這一粒灌注了同志們生命的種子，即在今天，還在日本軍兵士們之間，擴大，成長它的波紋，……

請看下列的事實：

這是去年長沙會戰時，被中國軍俘虜的一個日本士兵，勝本某的一節自白。當我們的一團同志們，正在宜昌對岸活躍工作的時候，他恰也正在該地，配屬於警衛宜昌附近的岩仲搜索隊。關於當時日軍方面的情形，曾寫下感想如下：

「……呂集團軍司令長官國部中將的突然來臨，使我們非常驚訝。事先一點也沒有通知，何況軍的司令官親來視察也是從無前例的事。……」

佔領後的宜昌街道，近來頗為安穩，然而怎麼……

他們一行抵達警備司令部後，立即命令中隊長以上官長到司令部備會，好像舉行什麼重大會議的樣子。

那夜夜半，在最前線的第六中隊，突然和警備本部的第九中隊交代，撤了回來，最奇怪的就是此全部被隔離開來，嚴禁會客及外出，事實上又似乎並沒有發生什麼傳染病的患者等現象……

第二天，國部中將一行，帶領第六中隊長歸去了。

為什麼要帶同第六中隊長回去呢？士兵們懷着疑惑的臉送他們一行離去，然而這一疑問，不能永久的保持下去。第六中隊離命令取消後，從口頭不緊的士兵嘴中一切全曝露了出來。根據他們的話，說：敵人的最前線也有日本人，他們每日宣傳反戰。受了這種宣傳刺激後，在最前線的日軍都露出

過動搖了。長時期生活在陰濕霉溼不見天日的壘壕中，兵士們平時的不平不滿早已鬱在心頭，受了反戰廣播刺激後的他們，終究不能掩住這一腔不平之火，爆發了出來。

因此中隊長以責任關係，被送到漢口交軍法會議去審問了。國部中將觀察之謎，由此亦告明白。

宜昌城中彌漫了一種不平凡的氣氛，街上的安慰所，酒館，咖啡店等凡所有軍人常常相聚的地方，都佈滿了便衣憲兵。只要一談及關於前線的情形不論內容怎樣都被拘留起來。士兵們終日懷着戰戰慄慄的情緒，在重重的高壓下，反抗乏術，一腔不平之火只好以自暴自棄的態度表示之。

自己在街上某一箇中會聽到兩個同年兵的秘密對話，一個是年青的上等兵，一個是班長。

上等兵——喂，說是前線有日本人，那是真的日本人嗎？

班長——是真的日本人哈。

上等兵——那末，爲什麼在支那軍那邊呢？

班長——也許是俘虜。

上等兵——要是俘虜那準是強迫他們來廣播的。

班長——也不能完全這樣說，做了俘虜後，總深刻的認識了戰爭的殘酷，就是我做俘虜也不

能說不發生這樣的情緒。

上等兵——好哇！好哇！你是志願服役的下士官居然也說出這樣危謬的話來了。

班長——這話並不荒唐啊，是事實呢！

上等兵——是嗎？

班長——他們也是正正確確的把握到真理了以後纔敢這樣大膽的說話，總之我們是被包紮了眼

睛拉車的馬兒。

上等兵——我們不知究竟怎樣纔好！

班長——所以呀！我們應該怎樣去掉這一眼罩纔好呢？不能聽到他們的話倒有點遺憾。

談到這裏，他們瞧瞧四周的人，把話縮住了。

第二天早晨點名時，我們的中隊長訓話：「諸君大概也都聽到謠言，多少知道些情形了罷！敵人

的最前線有少數日軍俘虜。他們因為缺乏軍人精神，因此不能自決，而爲了顧及到自己的安全，遂心

不由衷地做着反動的廣播。本隊長時時都會告誡絕對不要當俘虜！臨到最後的場合唯有自盡，這才

是真正軍人精神的精華！」

可是，年青的隊上見習士官，反教了中隊長的話，有一天這樣的對我講：「我好像很瞭解在

前線宣傳反戰的日本人心境。他們拚着命在幹一定是具有相當堅強的信念。從事戰爭的，我們不能說一定是對的，當一個兵士連自己做的事是對的連錯呢這一種判斷的餘地都被剝奪了，……告訴日本士兵一些正確的事情試試看！你以為誰都真心在打仗嗎？這樣容易叫人自殺麼？我們又不願意出來就爲打仗的。

過了幾天，我們的部隊調防了。留下強烈的感觸，離開這一座黯淡的宜昌城，開我到新的駐地去。

爲了這件事情計小隊長一名，分隊長四名，兵十二名分別受到調查，注意，禁閉等處分。

（根據現在某地工作之當時參加我們宣傳隊的由川要同志之報告）

像上述這些事實，僅不過是我們一隊同志在宜昌工作的一點效果，現在經我們調查後，它所引起的影响愈來愈明白了。

去年十月，根據從上海解來的日本人俘虜塚原某的自白：

「日本革命團體之前線工作隊，所發射的『言語的子彈』，當時上海報紙已登載過，引起上海僑民間重大的激動。」

又據去年春天被俘虜的一個日本特務機關人員寺田某所言：

「日本特務機關非常恐懼反戰同盟的活動，曾作細密的調查，現在連同盟員的住址都在調查中了。」

中國的抗戰將士們！你們同一戰線的親愛的友人們！趁這一冊紀錄中文譯本出版之際，我謹欲向諸位一掬衷誠：

埋植在地下的種子已經在萌芽了。

一粒種子，在她萌芽以前，她早已在地面之下延續她的生命，擴展她的生命。

這一年的歲月決不是虛擲的。

但是啊！但是啊！播這些種子的人，已經暫時墮下他們的姿態，不被你們所見到了。諸君，親愛的諸君，你們還能記憶起他們否？我要誠懇的告訴諸君：一年的光陰，對他們這批勇士們，雖沐浴不到溫暖的陽光，然而，然而他們自身，本也就是在偉大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土壤中所培育成長起來的，負有一「遠東之光榮」的一個新生命。只要偉大的抗戰一天繼續下去，她也不會在這土壤中失去她的生命的。

我今天敢奉告諸位：他們正在等待着，他們在靈精蓄銳地準備着。在諸君見不到我們姿態後的一年間，可以說是等於埋藏在大地下的種子過到冬天。他們正像地下的種子同樣準備春天的到來，那時將更茁壯地跟大地生長起來。他們正等待大地的春風吹來。

這所謂春風，就是正在創造遠東偉大的新歷史，從事抗戰的中國盟友諸君，所應給予我們的溫暖同情和聲援啊！

在冰土中生命是不會萌芽的。諸位的英勇抗戰已經把遠東的一塊冰土融解了，在這一塊土壤上日本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熱情底火花也已開放了——像火焰般血紅的熱情之花。我們的同志會活躍在桂南，廣州，湖北。在北方各省，在浙江，在河南，新的同志們也一個接着一個紛紛而起。關於這些同志們各色名樣的奮鬥情形以及與此相呼應的日本軍隊內部之動搖，因此而使我們共同的敵人，舉止失措的狼狽恐慌狀態，凡此種種事實，讓我們將來有機會再告訴諸位罷！

在這裏我願堅毅的告訴諸位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爲了創造新的遠東，諸君所給予我們的連帶的情誼，使諸位和我們能精誠的結合在一起，使諸位給予我們這種堅強的支撐具有了這種程度的情誼，我們這一個幼弱的革命集團才能培育她的生命到現在。 謝 五

從這一意義上，我願在此向熱心助成我們這一團體誕生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陳誠將軍閣下敬表我們的謝意，同時亦向我們生死與共情誼密切的抗戰將士們表我們敬忱的敬禮！（讀自同志們書）

我們這一團同志已經潛伏一年了，他們在默默的準備，他們正以亢奮的激情等待參加那即將來臨的決戰。我謹以優越去抗戰將士們救濟我們共同戰鬥的同樣的熱情向你們呼籲：請聽聽山川要訴說的

話補：

的來門。

「若認爲中國抗戰一日不勝利，一日不能獲得中華民族的幸福，那末，同樣的，我們日本人民的幸福，若不倒日本法西斯軍部，也總是不可能獲得。我們日本人，早已決定拿這武器加入民主

的戰線而奮鬥，現在努力砥礪心身等待那光榮的鬥爭之日來到重新參加作戰。」（錄自同志們在

某地所發行的雜誌「軍聲」一文）

門部一師長與敵軍在戰場上相遇，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前，敵軍中有一人，鹿地耳

全體官兵的鬥氣因此「快意橫天」。

在說到工作經過之前，先告訴你們一點這裡的情形。

日本軍爲進攻宜昌，在對岸山地構築陣地，四周四面地張着鉄絲網，一〇四聯隊就駐紮在這裏守備，並無進攻的模樣。實在是沒有這門力量，中國軍的壓力重重，爲着對應目前整個的政治政勢，在這裏也派遣有一班「宣傳隊」。這批傢伙把對象弄錯了，竟對精銳無比的四一師將士繼續地做着笨拙的宣傳。這情形你們都聽過，想一個關於四一師我暇時想另寫一篇通訊來描寫。說一句實話，我自到對國以來，還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軍隊呢！要講給諸位聽的故事真是說不盡；假使現在所有的中國軍隊都能像這師一樣好，我確確言中國抗戰即可進入到全面反攻的階段。這支軍隊教育得真好，官兵像瘋子，精神非常愉快，軍民不是自願說說中合作已而已，實在是互相幫忙的。軍隊連民衆的生活都關心，爲民衆建立了戰地民衆學校，使挑擔者找不到一點可乘的空隙。他們跑到這個地方來幹「宣傳隊」，幹的方法是怪可憐的，這些傢伙們躲藏在掩蔽部內，怕死的頗頗狂吠：「到這邊來呀！你們爲甚麼要受苦呢？」在對峙中，漸漸地胆大起來，最近竟敢偷偷地跑到外邊來，終於說出這樣的話來：「怎麼樣？大家不要打槍講講話。這邊跑出一個人來，你們那邊也能出來一個嗎？」

「不行，聽說我在那邊被槍打死，一出來會開槍罷！」

「絕對不照格！」

這樣就約定了。在兩軍最前線的陣地相距二百二十公尺處，雙方都架起大挺機關槍構成火網；在那中間地點派出講話的代表去，假如有一方面對另一方面動手的話，雙方就立刻發動機關槍開火，那邊出來的傢伙自稱是「汪政府」少將參議何隊長的一位漢奸，帶着許多敵軍軍用「榮譽牌」香煙及五瓶酒作禮物，在香港這裏放著淺薄無聊的宣傳品，我們這邊由姚××君假設是一個副班長前去，那是一位年輕，英勇了不得的軍人，真是個愉快的漢子。

「喂！不找到這邊來麼？要是過來的話，我保你到『南京政府』做大官，我有這種能力，送你從速回坐飛機到南京去。」

「別胡吹了，你才剛過來呢。汪逆精衛是背叛民族的漢奸，蔣委員長是民族解放中的偉大領袖。在全民族忍受艱苦為民族求解放的光榮時期裏，受着漢奸營養做走狗，你的心中難道不快活嗎？快些帶着同伴回到這邊來吧！」

「你不是班長，是軍官吧？」

「不，是班長。」

「一定是軍官，你什麼全懂得。」

這時，雙方陣地裏都叫「回來！」「回來！」。（日本軍更叫「再不回來開槍了！」），因此，都退回來了。竟說出一「你什麼全懂得」，這批傢伙們宣傳工作的可憐也夠叫人好笑了。

「真是謝謝，得了不少煙和酒，哈哈！」在這以前，那批傢伙也常常丟些罐頭作禮物送過來。

第二天，那倆姓何的傢伙又來要求會面，第三天照樣的來。大家都担心恐有危險勸阻不讓再去，可是越着越憤難禁，還是跑過去要說服那批傢伙。全神自然不會因這樣的事而發生動搖，可是都切齒痛恨地覺得不甘心。因爲在對峙狀態中雙方都不要一彈一時間置，對面一天到晚用中國語「嘩嘩」地宣傳，用中國語問問罷也沒用，所遺憾的是這方面沒有一個可以對日本士兵呼喊的日語流利的入，只好咬緊了嘴唇，聽從對面那批傢伙的「嘩嘩」了。大家都感到「要是有一位懂日語的人在這裏，這真該多好啊！」的時候，突然開到了我們革命的機械化宣傳部隊。自然，全師，全體的官兵，因此都興高彩烈，喜歡得「不得」，我們聽到了這些情形以後也是感到熱血沸湧。

「好，瞧着吧！給你打個落花流水！」這是我們當時聽了這些消息以後的心理。

立刻決定程序，召開工作隊全體會議，決定下列數點：

第一，這一次歸還送禮給日本軍士兵，由經理部森本，高野兩同志作成四個滿裝糖果的竹籠，並在籠內放入各種宣傳品及問候的信。